

美俄復交之觀察

美俄復交之史的觀察

王庭珊 著

有 所 權 版

美 俄 復 交 之 觀 察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年 十 月 出 版

著 者	王 庭 覆 珊 文 宗 黃 李 大 執 中 中
發 行 者	亞 東 圖 書 館
發 行 所	上 海 五 馬 路 棋 盤 街 西 首 亞 東 圖 書 館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店
實 價	四 角 五 分
郵 費	二 分 半

— 細 目 —

- (一) 蘇俄革命前美俄關係的簡述
- (二) 克倫斯基政府時代的美俄關係
- (三) 十一月革命後美國對俄政策
- (四) 世界經濟恐慌中美國對俄政策的回轉

美俄復交之史的觀察

一 蘇俄革命前美俄關係的簡述

美俄兩國國交的發生，遠在一八〇九年以前。美國于一七七六年宣布獨立時，法國固因攻守同盟關係，直接予以援助；同時，對美國獨立舉動極表同情者，還有俄國。故一七七八年後，英國艦隊常常巡梭海上，大事搜索，勒人及扣船種種暴舉，藉以斷絕中立國對美之接濟，使美國坐以待斃。俄女后加柔鄰 (Empress Catherine the Great) 憤恨英人橫暴，遂發表有名的武裝中立 (The Armed Neu-

trality of 1780)的宣言。更進而求得西班牙普魯士的贊助，使英人不得不遵守美法的規定，而美國的外力壓迫因以減除。迨一八〇九年美總統墨季遜 (Madison) 派遣愛達母斯氏 (Adams John Quincy) 爲駐俄大使，締結通商條約，兩國正常的外交關係始正式發生。一八二四年四月十七日又締結太平洋與北亞美利加西北海條約，一八三二年十月十八日更訂立通商通航海條約，美俄兩國國民的感情日益親密，貿易亦日益增進。不過，俄國係君主專制政體，美國乃民主共和國家，就兩國政體的性質來看，似乎沒有任何接近的可能條件，然而美俄兩國間居然能發生不可思議的，親密的，互助的外交關係，乃因第一，兩國地處遙遠，經濟上沒有衝突的地方；第二，

兩國有共同的敵人——英國。有這二種條件，所以在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之間，兩國在外交上始終立于相互援助的地位。克里米亞之戰（Crimean War）美國于一八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在華盛頓成立海上中立權利的協定（Convention as to the rights of neutrals at sea）以示同情俄國；南北美戰爭時，英法曾援助南美來破壞北美的經濟封鎖政策，而俄艦隊開往美國，聲明援助北美，逼使英國不得不嚴守中立；一八六七年美國內亂正甚，而俄國竟把亞拉斯加（Sale of Alaska）讓渡，以表示友誼；日俄戰爭時，羅斯福大總統最初雖同情於日本，但至戰罷媾和之時，羅氏卻對於俄國極端左袒。是美俄兩國在俄國革命以前，始終維持友誼的關係，直至歐戰發生時，

美國對協約國方面卻極表同情，然究其所以表同情的原因，與其說爲的是英法意比，無寧說爲的是俄國。雖然，一八八七年關於美國國籍的俄人歸返俄國時，以俄政府的措置不當，曾招來美政府的抗議，一九一一年爲美國國內猶太人關係，美俄間亦起了不少的衝突，然而，以兩國間共同敵人還依然存在，經濟利益尙未至衝突程度，故兩國的外交關係，亦決不能以些微之故而搖動根本政策。因爲如此，所以美俄自開始國交以來，兩國都能保持相互提携政策，延長至一世紀之久。

二 克倫斯基政府時代的美俄關係

一九一七年三月俄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以後，李古夫侯爵即首先樹立了臨時政府。一面宣布共和政治，一面繼續對德奧宣戰。西歐各國均視此舉爲民主主義勝利的先聲，且慶俄新政府繼續對德奧作戰爲正當，故對新政府亦極表善意。美駐俄大使弗蘭斯（David R. Francis）曾謂俄國革命政府係建築在『人民同意的政治』之上，且根據此種見地來向美政府請求從速予以承認，美威爾遜總統亦謂『合衆國與新俄國自由政府，不費躊躇地來協力，是值得歡迎的，同時，更可糾正過去帝俄政府的暴虐。』美國對俄臨時政府的觀察，既然如此，故美威爾遜政府遂于同年三月二十二日首先承認俄國革命政府。

美政府承認新俄後，當即互派大使，美政府重派弗蘭斯爲駐俄大使。俄國亦派巴克麥太夫（Boris Bakmeteff）爲駐美大使。斯時不但美政府對俄新政府極表友善，即美國國民亦對俄國的革命表示最高度的友愛。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美國國民文學及美術協會在紐約開會曾對俄國革命的成功予以慶祝，並云『我們目覩諸君最近革命的成功，均極大歡喜……現在，合衆國對俄國及其勇敢同盟者，爲了民主主義的熱望，同最後掙扎的專制政治作殊死戰，我們爲人類的自由及友愛關係，願在諸君面前伸出自己的手，誓以吾人的同情，信賴，與最大的不休的協力』的極熱烈的表示。美政府對俄政府毫無遲疑地予以承認，正如華盛頓之承認法蘭西的革命政府

相同，而美國國民對於俄國推翻專制政治的革命曾予以極熱烈的同情，亦如英人對於法國革命的贊助，甚至在法國國慶日，曾予以慶賀，對革命偉人克林偉爾倍極崇拜，也完全一樣。這在過去歷史上的事件，真可謂無獨有偶。

美政府于同年三月二十二日承認俄政府，至四月即對德宣戰。然猶恐對於美俄兩政府間尙多隔膜，故又派遣美前國務卿易柳路特（Elihu Root）前往聖彼得堡爲美國特派代表團的領袖，第一向俄國表示親善，第二鞏固對德奧的共同戰線，第三調查俄國政治狀況。迨路氏返美後，曾草一報告，對於俄新政府仍抱有極樂觀的態度，故能得有『對於俄國的民主政治不承認有任何不治或致命的病症』

的結論。至同年五月所派往俄國負有調查鐵道使命之斯季溫斯氏，對俄國的觀察，亦抱有同樣的見解。迨至七月克倫斯基（Krensky）政府成立時，雖然英國對俄態度大變，對於克倫斯基不稱爲『紅克倫斯基』（Krensky the Red）便目爲俄國路易喬治（Loye George of Russia）甚至撤回承認俄政府的公文，對克氏表示極端的厭惡。然而，美總統威爾遜不但不對克倫斯基政府表示些微疑懼，且進而供給大批借款及武器的購入，總數約達一萬八千七百萬金元以上，充分予俄國以有力的經濟上的援助。此有名的克倫斯基政府借款，直變爲歷來的美俄復交運動中唯一有力的阻碍條件之一，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

但是，美政府所以不惜首先承認李古夫臨時政府，並以大批金錢援助克倫斯基，因俄國既以革命手段推翻俄皇專制，則勢必代之以民主政治制度，可以斷言。且就經濟方面而論，俄國爲廣大的世界市場，一九一五至一九一七兩年間，美國對俄輸出已超過四萬萬元美金以上，若美俄能再進一步來維持親善，則俄國的財富勢不難變爲美國的天然外府；再就政治方面而言，由李古夫政府以至克倫斯基內閣，始終以對德繼續宣戰相號召，若克氏能繼續下去，則德國亦不難終於就範。因爲如此，所以美國始終不惜以財政與軍器來接濟，藉圖維持其存在，以期獲得實現美政府的最後希望。不圖事實終與願違，俄國臨時政府內緩和派的孟雪維克派（Mensheviks）

終于爲布爾塞維克派 (Bolsheviks) 所推倒，致克倫斯基政府亦不能不宣告塌台。應運而起的當然是布爾塞維克的專制政府了。斯時，不但美國對俄的希望完全成了泡影，而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終成爲俄國歷史上一名詞。雖然歐美各國曾對此新興國家百端破壞，盡量摧毀，而握有世界五分之一的土地與二萬萬人口的新國家終能戰勝一切的內憂外患，屹然獨存于世界，于是，如何來承認蘇俄，及是否承認蘇俄，亦終爲歐美政治家一絞腦汁的問題了。

三 十一月革命後美國對俄政策——不承認政

策形式上的演變

按國際承認的原理原分二種：（一）承認的實際原則（The Practical theory of recognition）、（二）承認的合法原則（Legitimacy theory of recognition），美國便是主張前者的實際主義者。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國務次長愛迪（A.A. Adee）的備忘錄中，曾有：『由我看來，國際承認事件，簡言之，只有兩種，即是吾人必須辨別清楚，由於國際事件之行動不得不承認與按照別一國家所宣布之政府的形式而加以承認之二者……關於前者，美國與他國發生外交關係，完全根據實際原則，曾以三種事實為承認之張本：（一）國家行政機關能操諸掌握；（二）人民能服從；（三）新政府有能力與志願遵守國際應盡的義務，至於新政府具有何種形式，尚非承認的必要條

件。』是美國對外政策既根據實利主義爲行動的標準，則所謂十六年以來的對俄政策，自當以事實爲轉移，初無若何傳統觀念存乎其間，可以想像了。美俄間或國際間的形勢一有轉變，則美國的對俄政策勢必因而推移，所以十六年來的美俄外交，雖然始終以不承認主義爲美國對俄政策的骨幹，然而因兩國間形勢的幾度轉變，致政策的形式的上亦不得不幾度更易。此誠爲吾人研究美俄外交問題者所極感興趣之一件事。茲特分述如下：

（甲）誘掖政策（一九一七——一九一八）

俄國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七日布爾塞維克黨革命成功後，遂廢止議會，樹立無產階級獨裁政府，對內則實行土地國有，銀行工廠國

營，廢止教會活動；對外則宣布停止參戰，又于次年二月公布取消一切債務法令，並沒收一切外人在俄所有的財產，使美國所受的損失幾達六萬萬金元以上，更進而同德國修好，締結布列士特·列士夫斯克條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使德國減少東部戰線的威脅，得集中精力于西部戰爭，一時聯合國及美國幾爲德所困。然而美總統威爾遜對俄的外交，仍不改已往的靜觀態度。故一面派畢立忒（William C. Bullitt）斯梯芬（Lincoln Steffens）及惠爾（Walter Weyl）赴莫斯科同列寧狄趣林李維諾夫諸人會商，藉以考察俄國現狀，一面又于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全俄蘇維埃大會時，威爾遜致書道賀，曾有『美國最早不曾予蘇俄以何等援助，不勝抱歉，今